四六談麈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四六談麈
作者：謝伋　宋

《四六談麈》一卷，宋謝伋撰。伋字景思，上蔡人，參政克家之子，良佐之從孫，官至太常少卿。伋自號靈石，山藥寮書中所稱逍遙公，即良佐也。其論四六，多以命意遣詞分別工拙，較王銍《四六話》所見較深。其謂四六施於制誥、表奏、文檄，本以便宣讀，多以四字、六字為句。宣和間，多用全文長句為對，習尚之久，至今未能全變，前輩無此格。又謂四六之工在於剪裁，若全句對全句何以見工？尤切中南宋之弊。其中所摘名人成句，雖與他書複見者多，然皆自有獨賞，不同剿拾。如廖明畧一人，王銍《四六話》採其《賀安厚卿張丞相》諸啟，凡十數聯而伋槩不之及，獨録其為《厚卿舉挂功德疏》一篇，為銍所不取者，亦足見其識鑒之不苟。費袞《梁溪漫志》有云：謝景思《四六談麈》甚新奇，然載『陳去非草《朱丞相制》有「語忌令貼改」事；又載謝顯道初不入黨，籍朱震乞依黨籍命官事』，皆誤朱制。乃有旨令綦處厚貼麻，非令其自貼改。謝顯道崇寧元年曾入黨籍，景思記當時所見偶爾差舛，恐誤作史者，故為正之云云。是伋所載亦間有舛誤，要其大致多可採取，固不以一眚掩也 。

序

三代、兩漢以前，訓誥誓命詔策書疏，無駢麗粘綴，溫潤爾雅。先唐以還，四六始盛，大約取便於宣讀。本朝自歐陽文忠、王舒國敘事之外作為文章制作渾成，一洗西昆磔裂煩碎之體。厥後學之者益以眾多，況朝廷以此取士，名為「博學宏詞」，而內外兩制用之，四六之藝誠曰大矣。下至往來箋記啟狀，皆有定式。故謂之應用四方，一律可不習而知。予自少時聽長老持論多矣，憂患以後悉皆遺忘。山居歷年，飽食終日，因後生之問，可記者輒錄之，以資讀學之一事，如古今五七字話題為《四六談麈》云，他時有得當附益諸。
紹興十一年五月十三日陽夏謝伋序

本文

四六施於制誥表奏文檄，本以便於宣讀，多以四字六字為句。宣和間多用全文長句為對，習尚之久，至今未能全變，前輩無此體也。此起於咸平王相翰苑之作，人多仿之。四六之工在於剪裁，何必以全句對全句為工。

四六——經語對經語，史語對史語，詩語對詩語——方妥帖。太祖郊祀，陶谷作文不以「籩豆有楚」對「黍稷非馨」而曰「豆籩陳有楚之儀，黍稷奉惟馨之薦」。近世王初寮在翰苑作《寶籙宮青詞》云「上天之載無聲，下民之虐匪降」。時人許其裁剪。

丁晉公謝表云「補仲山之衮，雖罄一心，調傅說之羹，難諧眾口」。後人改云「雖曲盡於巧心，終難諧於眾口」。

王荊公在金陵，有中使傳宣撫問，並賜銀盒藥茶，令中外各作一表。既具，槁無可公意者。公遂自作。今見集中。其詞云「信使恩言，有華原隰，寶奩珍劑，增賁丘園」，蓋五事見四句中，言約意盡，眾以為不及也。

孫巨源作《除太尉制》云「秦官太尉，漢代三公」。語典而重。

元章簡公厚之《致仕表》云「正至衣冠，莫綴邇聯之列；歲時牛酒，尚沾甲令之恩」。又《謝越州表》云「驅車萬里，虛出玉闕之門；乘駟一麾，幸至會稽之邸」。《謝子耆寧除職表》云「疲牛抱犢，同均豐草之甘；倦鳥將雛，不失上林之樂」。皆為人稱誦。其作《王荊公相麻》亦世所稱工，然腦詞乃云「若礪與舟，世莫先於汝作；有衮及繡，人久佇於公歸」。或以為先後失倫。

隆佑複位，制蔡元長草其詞，曰「雖元符建號已位於中宮，而永泰上賓無嫌於並後」。陳了翁作《蔡彈文》云「北門翰長，乃手草發詔之人。複後麻詞，又躬寫慈闈之旨，以謂訓出東朝則，先帝當時不得不從事於泰陵，則陛下今日安敢輕改。」

熙寧間，鄧潤甫作《邢妃麻》云「周南之詠，卷耳無險詖私謁之心；齊詩之美，雞鳴有警戒相成之道」。後王荊公退居金陵屢用之。

四六全在編類古語。唐李義山有《金鑰》。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對。司馬文正亦有金桴，王岐公最多。

唐李義山別為四六集。本朝歐陽公亦別為集。夏英公元章簡書肆亦有小集。

祭文，唐人多用四六，韓退之亦然。

東坡《嶺外歸與人啟》云「七年遠謫，不意自全，萬里生還，適有天幸」，所襯字皆漢人語也。又《黃門謝複官表》「一毫以上，皆出於帝恩，累歲偷安，有慚於公議」。秋毫以上皆帝力也。用張敖語。

政和以後，宰執多不答外郡書啟。舊見司馬溫公元佑間啟。《在外監司郡守賀啟》云「豈期聖澤，遽陟宰司。覆餗致凶，實民瞻之。未允循牆引避，顧天意之靡回。成命既頒，

愧顏無寄，重煩謙德，遠貺徽言。」

陳後山無已《賀梁右轄啟》云「辭榮遁祿，雖自計之甚都；挈國躋民，如人望之未已」。劉丞相莘老罷相，《自鄆徙青謝表》云「東方大國,莫如鄆青.微臣何人,繼為帥守」。趙清憲正夫自禮部侍郎除中司，謝表云「省部六曹，禮為清選。憲台三院，丞總大綱。」廖明略正一為四六甚工。舊見《為安厚卿舉挂功德疏》云「梁木其摧，嘆哲人之逝；天堂若有，須君子而登。生也有涯，沒而不朽。痛兩楹之夢奠，圯萬里之長城」。其祭文云「昊天不惠，奪我元老。唐安得鑒楚，弗觀寶盛德」，且然小智。寧保先公云「明略生平之學，熟於高氏小史」。

李成季昭玘嘗為起居舍人，最工四六，漢老之叔也。有《靜庵先生集》行於世。

叅政漢先坐其兄會稽失守落職謝章云「包胥不食而哭秦，素心猶在；李陵得當而報漢，後效難期。」

隆佑哀冊，徐師川撰。雲「作合泰陵，賢而不見答；制政房闥，聖而不可知」。席大光偶目眚，辭其書，遂以命趙叔簡書之。

馬涓巨濟，宣和間，《謝複承事郎表》云「岩巉丹闕，如曾清夢之游；藍縷綠衣，猶是廣庭之賜（舊制曾任監察御史，以上皆通）」。

相元中，宣和間當外制，作《河北曲赦》云「桑麻千里，皆祖宗涵養之休；忠義百年，亦父老教訓之德」。又作《種師中制》，云「系出終南，處士之後，世有山西，良將之規」。王云子飛，早有文名，之官豫章，元中當外制，其謝表云「洶鯨波之再涉，偶遂生還；恍蓺省之暫游，旋從外補」。王嘗隨奉使高麗作書狀也。又云「敢期文陛之一登，所望修門之重入。」

孫仲益直院草《黃懋和罷相制》云「移股肱者，固非朕志；作耳目者，言皆汝尤」。又《謝吏部侍郎表》云「名節壞於謗讒，孰聽鼠牙之訟；精神銷於憂患，屢驚馬尾之書」。高平範相《謝罷相表》云「常欲慎惜名器，俾士夫革奔競之風；不敢妄圖事功，冀宗社獲和平之福」。翟叅政公巽與，公書取此云「庶幾革奔競之風，格和平之福」。如公所云也。

紹興曲赦福建。本翟公巽為承旨當制，翟大叅綦叔厚直院當制，遂用其文。其曰「朕臨朝不怡，視古太息者是也」。綦叔厚草《蜀將制》曰「已失秦川之險，敢言蜀道之難？」辛炳為司徒，遽作彈文曰「川未失也」。綦自辨其語。上曰「朕知之矣。卿所言者：我能往，寇亦能往。」

陳去非草《故相義陽公起複制》云「眷予次輔，方宅大憂」，有以宅憂為言者，令貼麻。陳改云「方服私艱」，說者又以為語忌。王初寮草《鄭華陽持餘服麻》云「惟君臣相與之際，當諒乃心；顧忠孝兩全之難，重違所請。」

叔祖逍遙公，舊為四六極其精思。嘗作謝改官啟云「志在天下，豈若陳孺子之云乎；身

寄人間，得如馬少游而足矣。（有雜編事類號，武庫兵火後亡之）。」

叔祖逍遙公初不入黨，籍朱震子發內相。以初廢錮，乞依黨籍例命一子官。伋代作謝啟云「念昔先人親逢命世，升堂傳道，有自淵源，刻石刊章，偶逃黨部。上元豐太常之第奉建中宣室之咨，忤彼權臣，斥從常調。」

程門高弟如逍遙公楊中立、游定夫，皆工四六。後之學者乃謂談經者不習此，豈其然乎！

林述中適帥福日，見之舉召試舍人時《除節度使麻》云「無怠無荒以來，王朕敢忘於慎德；有嚴有翼而後，共武無忝於懋功。」

趙承之鼎臣作《謝李元量斧狀元啟》云「嘉禾當御，輒先農夫之嘗；神龜效靈，偶出豫且之網。」

政和間，北使《謝柑實表》云「聘禮式陳，祝帝齡於紫闕；宸恩特異，錫仙宴於公郵。方厥包未貢之期，捧慈德惟馨之賜，天香彌袖，染湘水之清寒；雲液盈盤，浥洞庭之餘潤，梓裏豈遑於遺母，楓庭切願於獻君。」

蔡元長內翰，靖康中，《謝淮東茶鹽表》云「睠茲摘山之利，蓋出當時之權。明詔惟行，盡複祖宗之舊；微生何幸，願還畎畝之中。」

先公除翰苑，以祖諱辭。有旨銜內權不系三字。先公以不帶三字，止同職名，不可赴院供職。又固辭，徐述古制云「玉帳談兵巳興，嗟於見晚；金鑾草制茲無，恨於同時。」

靖康內降王氏，封國夫人淵聖，中批可入「朕之乳母」四字。先公奏云「當於腦詞下稱皇帝乳母某氏」而草云「早參慈保之嚴，謹於燥濕之視。」

宣和內禪，王循德為承旨當草赦，事出倉卒。雲「紹二百年之祚運，奠三萬里之幅員，施及眇躬，嗣膺神器，永念纘承之重；懼極淵氷，載惟臨御之艱；憂深朽索，及內禪皇太子」。詔到天下方曉然。

呂成公《求退表》云「侵尋甲子六十有三，補報朝廷萬分無一」。乃出於李黃門邦直。

翟大參以陳東之事自越援杭，其《謝降官表》云「豈比秦人,坐視越人之瘠;欲安劉氏,固知呂氏之危。」

趙令人李號易安，其《祭湖州文》曰「白日正中，嘆龐翁之機捷；堅城自墮，憐杞婦之悲深」。婦人，四六之工者。

席參政大光，作《嗣安定制》頌太祖曰「爾惟元孫，予曰伯父」。其《謝潭帥表》云「暴楊之惡，初過於共兜；播告之詞，忽同於方召。」

方念蒙《上時相啟》云「三巳無怨，難知眾口之爍金；萬折必東，自信臣心之如水」。下句完善。

常子正同作《任公甫致政詞》云「熟本朝之故事，迨聞正始之風，迎代邸而清官，獨奉渭橋之謁」。對似少偏。

政和間，以僧為德士，冠服如道士。有長老升堂云「石窗奪得裴休笏，用在今朝，曹溪

留下祖師衣，已為陳跡」。又一長老《乞入道表》云「一習蠻夷之風教，遂忘父母之髮膚，幾同去國之人，忽指一天之斗，倘得回心而向道，便當合掌以擎拳。」

汪退傅初坐陳東、歐陽澈事，降官後複。以啟謝廟堂，時相作答。啟云「一男子之上書，人何足道。諸大夫曰可殺公，豈容心熊太學叔雅詞也」。靖康間，京尹陳伯起《謝賜出守牙簡表》云「看山拄頰，敢為晉士之清狂；上馬設囊，豈有唐賢之風度」。汪彥章詞。康平仲執權。在揚州時，舉對制以示伋云「想望夷門，未泯蔥蔥之佳氣；顧瞻淮甸，安能欝欝而久居。」

何文縝以曲學罷正字，其謝章云「師友淵源，妄遙探於千載；文章戶牖，期自立於一家」。獨簡聖知何名曲學。

外大父晁舍人《謝落職表》云「投鼠忌器，輒詈天子之從臣；剪爪及膚，不識朝廷之大體」。指耿黃門而言。

葉石林少蘊知福州。其《賀朝會表》云「繄昔艱難，孰測聖人之勇；迨茲平定，益知天子之尊。」

陸益中德先，解人，宣和中，再為執法合門。孝友。嘗彈蔡絛，範丞相建炎間答其啟云「久居言路，抨彈多權貴之臣；屢掌文衡，登拔皆純正之士」。範，射策日，陸曾謂其不純正。舒起居清，國詞也。

汪彥章《賀呂成公初大拜啟》云「方群臣憂杞國之天，靡遑朝夕；乃兩手取虞淵之日，重正乾坤。」

孫伯野傅《論高麗人騷擾》中批云「至乃用蘇（蘇？）軾語，全無顧忌」。孫表云「不知言語之合，前人但見裔夷之負中國。」

周子武秘自中司帥越日，伋在崇道外，初與伋啟云「訪羽人於丹丘，莫繼後塵之雅，躅受厘事於宣室，即期前席之崇觀」。後見李雅州端民，云某之詞也。

伋在建業時，華藏寺一老沙彌法光誦經得度，屬韓子蒼作化錢。疏座間索筆草云「法光身本仕族，志慕佛乘；依華藏以出家，誦楞嚴而得度，敢言四事，尚乏三衣，本來一物也。無政須行乞，他日寸絲不挂，用此酬恩。」

王叔言子游守台與伋狀云「倒屣以待諸公，要出我門，解榻而迎使君，未有此客，喜接辭之伊邇，仍問政之可期。」

趙祖穎奇與伋同在太學，中秋趣人作會啟云「庾亮樓邊，漸睹挂簷之月；揚雄宅畔，幾無載酒之人。方孤坐以無聊，欲就眠而未可。伏惟某人：輕財，有朱家之度量；好客，繼鄭莊之風流。酒滿尊中，屢極詼諧之飲，錢流地上，曾無鄙吝之心。東閣之宴欲開，南樓之興不淺。雖一石滅燭，在淳于髡，豈敢望，而五斗解醒，如劉伯倫，不無覬也。願挈青州之從事，亟濡東海之波，臣心若搖旌，側聽黃金之諾言猶在耳」。盍追長夜之歡，過此以還，未知所措。